

Blasphemy

科学与宗教、善与恶在此以光速对撞

伊莎贝拉计划

「她」，一台亵渎上帝的机器，

将现身证明什么才是唯一而且真正的宗教……

「英」道格拉斯·普利斯頓 著 蔡心语 译



有人说“她”将重现并解开“大爆炸”的创世之谜，
有人说“她”会把整个地球吸进小型黑洞并使之毁灭，
有人说“她”就是《启示录》预言中提及的敌基督……
这个秘密或许会毁了全世界，但也可能拯救全世界。

英国最具思想冲击力的新物理学科幻小说
荣登《纽约时报》、《今日美国》畅销书榜

伊莎贝拉计划

Blasphemy

[英] 道格拉斯·普利斯頓 著 蔡心语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伊莎贝拉计划 / (英) 普利斯頓 (Preston, D.) 著 ;
蔡心语译. — 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1.4
ISBN 978-7-214-06824-8

I. ①伊… II. ①普… ②蔡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— 英国—现代 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0154 号

BLASPHEMY: A NOVEL
by DOUGLAS PRESTON
Copyright:© 2007 BY SPLENDIDE MENDAX, INC.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1©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., Ltd
c/o JIANGSU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.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10—2011—141

书 名	伊莎贝拉计划
著 者	[英] 道格拉斯·普利斯頓
译 者	蔡心语
责任编辑	刘 焱
出版发行	江苏人民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: 210009)
网 址	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集团地址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(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165 毫米 × 240 毫米 1/16
印 张	23
字 数	224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6824-8
定 价	36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这是一次无与伦比的阅读经验！本书发人深省，娱乐性十足，科学与宗教、善与恶在光速中相互撞击，令你欲罢不能，整夜抱着它，一口气读完。

杰夫里·迪弗 (Jeffery Deaver)

《人骨拼图》(*The Bone Collector*) 作者

本书探讨科学与宗教面临的关键时刻，它独一无二，令人爱不释手，结合惊悚、讽刺、科幻与各种文类，你一定会深深爱上它。

史蒂芬·库恩斯 (Stephen Coonts)

《捍卫入侵者》(*Flight of the Intruder*) 作者

情节逼真得吓人，令你一翻就停不了手。本书堪称作者的巅峰之作。

N. T. 罗森堡 (N. T. Rosenberg)

《无辜者的复仇》(*Revenge of Innocents*) 作者

这是一本登峰造极、炉火纯青之作，我不由得担心，作者写得太多，说不定会玩“火”自焚。

林肯·柴尔德 (Lincoln Child)

《乌托邦》(*Utopia*) 作者

本书以最新物理学挑战传统宗教，威力惊人，势如破竹，情节动人，深植人心。书中提到的诸多观点令我沉吟良久，它所呈现的物理学如此接近事实，仿佛书中的上帝很快会在现实中与我们接触，一想到这点，我就紧张得坐立难安。

惠特利·斯特里伯 (Whitley Strieber)

《2012：为灵魂而战》(*2012: The War For Souls*) 作者

作者撕开上帝的长袍，为“人类为何存在”揭露答案。这是一本令人叹为观止的小说。

麦克·基尔 (W. Michael Gear)
与凯瑟琳·基尔 (Kathleen O' Neal Gear)
《夜国之人》 (People of the Nightland) 作者

科学能否发现上帝？在这部雄心勃勃、令人震惊的小说中，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性：科学将成为新宗教？答案与情节一样，让读者喘不过气来。

芭芭拉·达马托 (Barbara D' Amato)
《别的眼睛》 (Other Eyes) 作者

人物简介

伊莎贝拉计划小组

威曼·福特 前中央情报局探员，因故遁入修道院。离开修道院后开设调查公司，接受史丹顿·洛克伍德委托，表面上成为伊莎贝拉计划的第十三位核心组员，暗中则调查组员的行动。与凯特·梅瑟有过一段旧情。

凯特·梅瑟 弦理论学家，伊莎贝拉计划的副组长，具有日本血统，就读麻省理工学院时，与威曼·福特是情侣。

格雷高里·诺斯·哈兹力斯 物理学家，伊莎贝拉计划的发起人，也是该计划的组长。具有北欧血统，智商高，身材略矮，活力惊人，口才好。

梅莉萨·考克兰 宇宙学家，美丽苗条的金发女郎，与凯特·梅瑟不合。

陈蕊 计算机工程师，具有中国血统，有一头及腰黑发。个性积极，外表年轻。

茱莉·提伯多斯 量子电力学家，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，身材圆胖，不修边幅。

肯恩·杜比 总工程师，一手包办伊莎贝拉的设计，喜欢替机器取昵称。年约三十九岁，具有非洲血统，外表看来轻松悠闲，但工作认真。

彼得·沃空斯基 软件工程师，俄国人，三十多岁，有一头油腻的金色长发，骨瘦如柴，情绪不稳，经常出现神经质的行为。

麦克·切克奇尼 标准模型粒子物理学家，少年时期曾是宗教狂热分子。矮小黝黑，死气沉沉，打扮却非常高调。

艾伦·爱德斯坦 数学家，沉默寡言，个性古怪，宠物是响尾蛇。

哈伦·圣文森 电机工程师，负责监控电力。满头白发，外貌酷似小老头。

乔治·因尼斯 心理医生，负责调适各个科学家的心理状态。自视甚高，但不受同事欢迎。他也是个葡萄酒专家。

汤尼·华洛 资深情报员，负责伊莎贝拉计划的保安工作。体格强健，外型酷似军人。

华盛顿

史丹顿·洛克伍德三世 五十多岁，外表英俊高贵，身材健美，担任美国

总统的科学顾问，也是伊莎贝拉计划实际上的负责人。

布克·科劳利 在华盛顿开设游说公司，接受纳瓦霍自治区议会委托，向政府争取高额租金，借机从中谋取暴利。

纳瓦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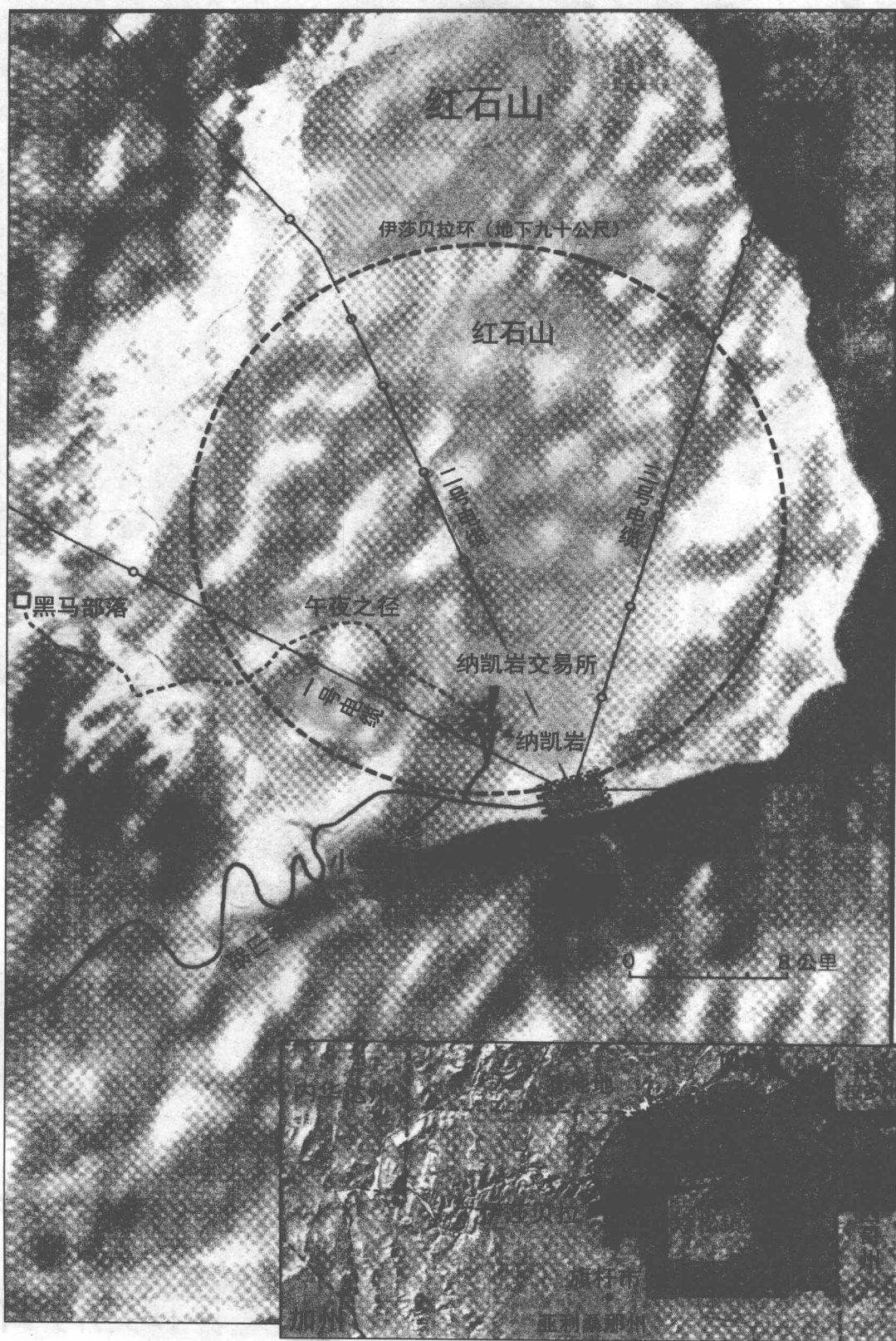
尼尔森·贝格 纳瓦霍巫医，身材高瘦，四十岁出头，领导当地人反对伊莎贝拉计划。

威利·毕森提 纳瓦霍原住民，热心助人，急公好义。

宗教人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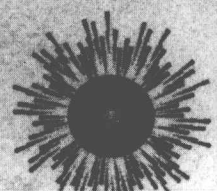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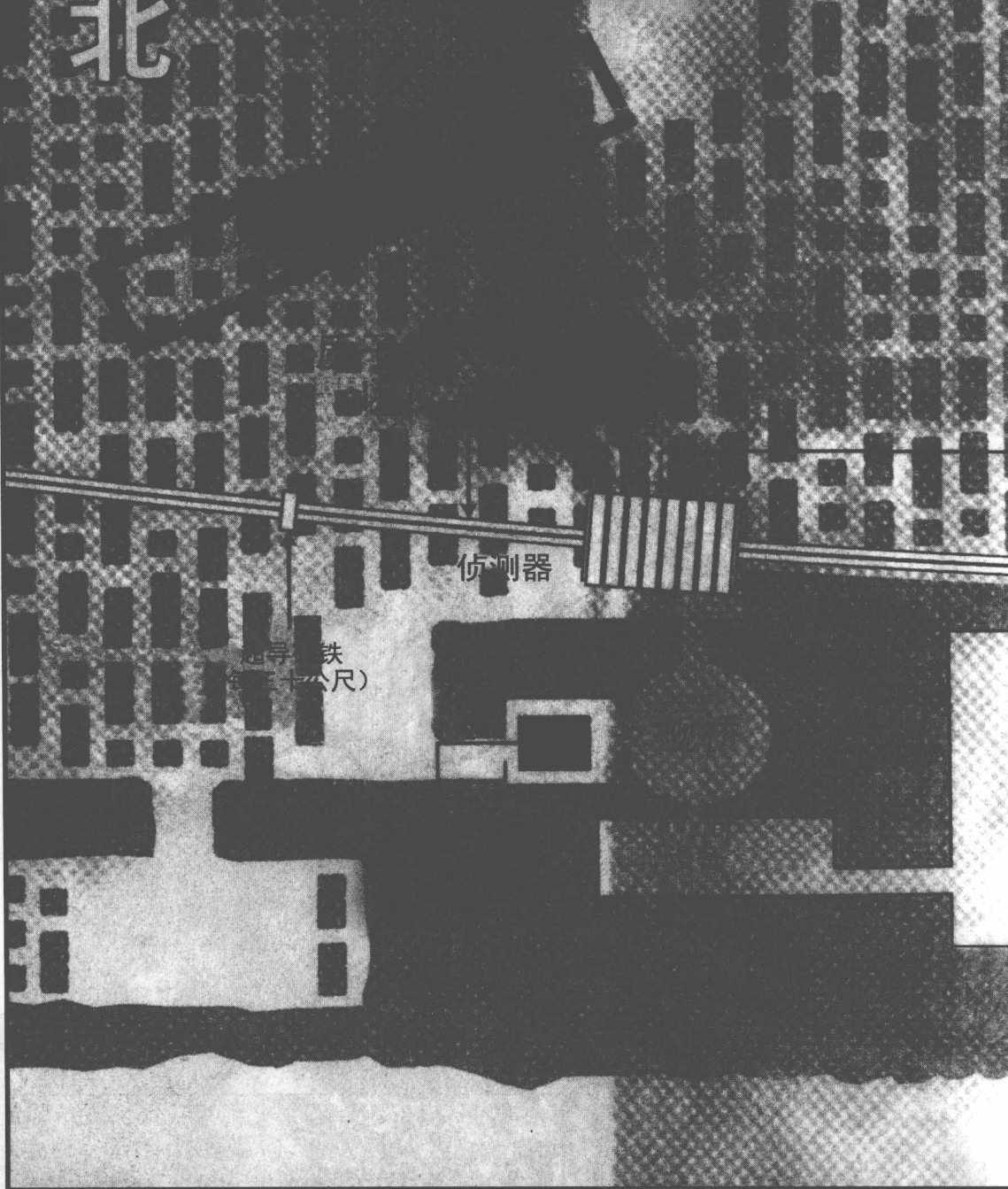
唐·史派兹 成立“上帝的黄金时段教会”，也是知名电视布道家，在节目中公开反对伊莎贝拉计划。

鲁斯·艾迪 头发稀疏、骨瘦如柴，个性偏激懦弱，在纳瓦霍自治区传教，自认受到上帝拣选，肩负特殊使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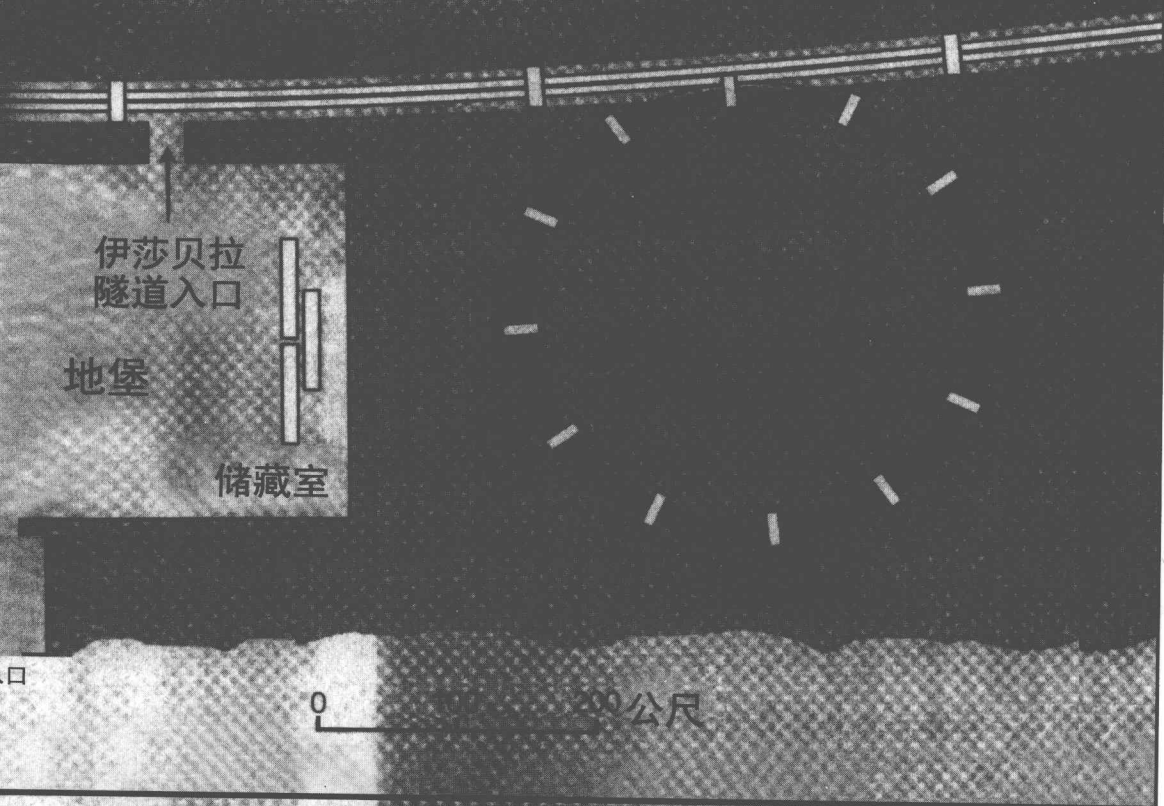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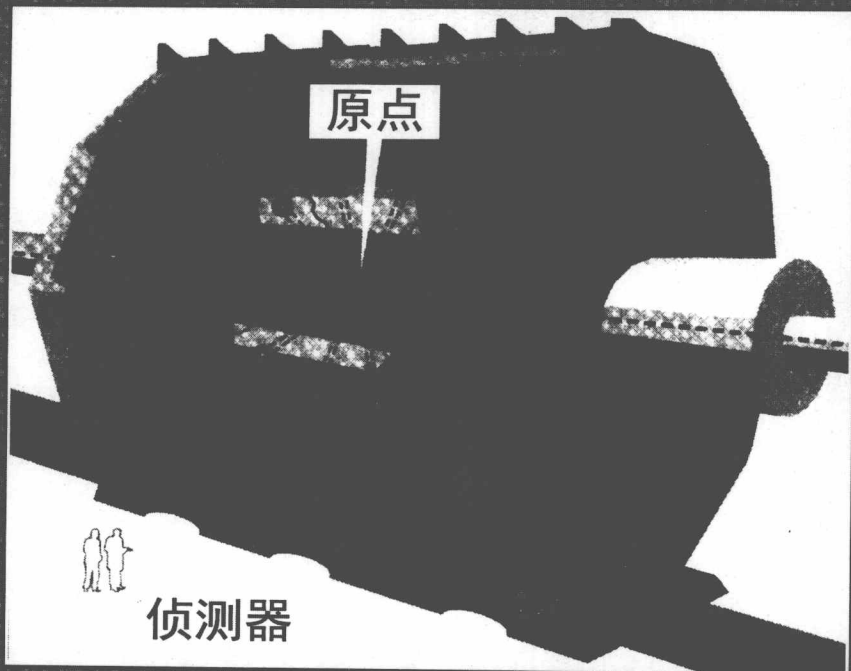


坑
与煤柱]



美国能源部

美国政府计划



[伊莎贝拉]平面图

A11

七月

肯恩·杜比站在工作台前，光洁的手轻抚伊莎贝拉的按键。他细细品味这一刻，直到心满意足，然后打开控制台上的透明方框，拉下红色小拉柄。

这部全球最贵的科学仪器没有发出嗡嗡声，也没有任何声响，感觉不出它已经开始运转。唯一受影响的是三百二十公里外的拉斯韦加斯，全市的灯光微微闪了一下。

伊莎贝拉正在暖机，杜比用心感受地板的细微震动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这部机器是个活生生的女人，他偶尔会发挥想象力，暗自描绘“她”的样貌——身材高，腰身纤细，背肌健美，肤色如沙漠的黑夜，浑身香汗淋漓。他不曾跟任何人提过心底的幻想，因为他不想沦为笑柄。对其他组员来说，伊莎贝拉只是“它”——一部功能特殊的无生命机器。但杜比对自己一手打造的机器向来情有独钟，十岁那年，他生平第一次组装一台收音机，并为“他”取名佛瑞德。杜比每次想起佛瑞德，眼前就浮现一位头发橘黄、身材肥胖的白人。他组装的第一部计算机叫做贝蒂，在他眼里，贝蒂就像是活泼又有效率的秘书。这些机器为何拥有独特的个性，他也说不出所以然，反正就是如此。

而现在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部全球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，他亲手打造的……伊莎贝拉。

“它的状况如何？”组长哈兹力斯来到他身旁，热情地按着他的肩膀问道。

“像猫一样满足地呼噜呼噜叫。”杜比说。

“很好。”哈兹力斯直起身子面对全体，“大家注意，我有事要宣布。”

伏案工作的组员纷纷抬头，静静等候。哈兹力斯走过狭小的室内，在最大的电浆屏幕前站定。他的身材矮小，活像笼里精力充沛的宠物貂。他在屏幕前来回踱步，最后朝组员灿烂一笑。这人总是散发无穷的魅力，每每令杜比惊叹不已。

“各位亲爱的朋友，”他开口说道，青绿色的眼眸扫视全场，“此刻，我们回到一四九二年，站在哥伦布的圣玛丽亚号船头遥望海平线，新世界的海

岸线即将展现眼前。我们航行过未知领域，终于在今天登上属于你我的新世界。”

哈兹力斯随身携带一只查普曼手工提袋，他慎重地从袋中取出一瓶法国凯歌香槟，仿佛捧着奖杯。他将酒瓶重重往桌上一放，双眼发亮地说：“晚一点，等我们‘上岸’就开这瓶酒，庆祝伊莎贝拉的运作功率达到百分之百。”

他的宣称只换来一片沉默。最后还是副组长凯特·梅瑟先开口：“不是说要先以百分之九十五的功率试过三次？”

哈兹力斯以微笑面对她质疑的目光：“我等不及了，难道你还等得下去？”

梅瑟将一头亮丽的黑发往后一拨：“如果发生不明共振，或是弄出一个小型黑洞，那该怎么办？”

“你早就算过，这种负面结果的几率只有一千兆分之一。”

“但我很有可能算错。”

“你从来不会算错。”哈兹力斯淡淡一笑，对杜比说：“你认为呢？‘她’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“你的看法完全正确，她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哈兹力斯双手一摊：“听到没？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确定是否该冒险一试。俄籍程序设计师沃空斯基忽然打破沉默：“好，我们一起努力！”他冷不防朝着哈兹力斯的右手击了一掌，其他人见状也开始鼓噪，互相拍背、握手、拥抱，好像准备上场比赛的篮球队。

五个小时后，杜比已经喝下好几杯咖啡。他盯着巨型平面屏幕，由于质子与反质子光束尚未接触，屏幕上仍只有一片漆黑。准备工作非常繁杂，首先，伊莎贝拉必须加强电力，然后冷却携带大量电流的超导磁铁，整个步骤仿佛永无止境。接着是以百分之五的增幅加强功率，聚焦并校直光束，检查超导磁铁，进行各种测试，继续以百分之五的增幅加强功率。

“功率已达百分之九十。”杜比说。

“见鬼，”程序设计师沃空斯基在杜比身后咒骂，捶了一下咖啡机，机身嘎嘎直响，活像《绿野仙踪》里的锡人，“全喝光啦！”

杜比连忙压下得意的微笑。他们在山上待了两个星期，沃空斯基老爱自作聪明，其实他又懒又脏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欧洲痞子。他一头油腻的长发，破烂的运动衫，下巴蓄着一小撮活像阴毛的胡子。他哪像个才华洋溢的工程师，倒有几分像是毒瘾发作，话又说回来，他们里头有好些人也是这副德性。

时钟再一次于整点报时。

“光束已经校直并聚焦，”陈蕊说，“能量达十四兆电子伏特。”

“伊莎贝拉运作正常。”沃空斯基说。

“我这里的系统完全正常。”粒子物理学家切克奇尼说。

“安全方面呢，华洛先生？”

保安工作站传来资深情报员华洛的声音，“组长，外头只有仙人掌和土狼。”

“好，”哈兹力斯说，“时候到了。”他刻意顿了一下才继续说道：“肯恩，开始让光束对撞。”

杜比的心脏开始狂跳，修长的手指调整各式仪表，宛如钢琴家优雅流畅地弹奏琴键。接下来，他在键盘上飞快敲打，输入连串指令。

“撞击完毕。”

各个巨型平面屏幕亮了，一阵振鸣在空中回荡，声音仿佛同时自四面八方传来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梅瑟惊慌地问道。

“一亿个粒子炸开来，”杜比说，“穿过侦测器时会造成强烈震动。”

“天啊，听来就像电影《二〇〇一：太空漫游》里那块巨石发出的声音。”

沃空斯基学猩猩吼叫，没有人理他。

有个影像出现在控制面板中央的观测仪上，杜比盯着它出神。它像一朵巨大的花，由圆心向外喷发多采多姿的粒子流，每道粒子流不停扭动翻腾，仿佛想要挣脱屏幕的束缚。这极致之美令他呆站原地，心中感到无比敬畏。

“撞击成功，”陈蕊说，“光束聚焦又笔直，老天，真是一次完美的校准！”

四周响起欢呼，夹杂参差不齐的掌声。

“各位女士、先生，”哈兹力斯说，“欢迎踏上新世界的土地。”他指着观测仪：“自宇宙大爆炸以来，头一次出现密度这么高的能量。”他转身对杜比说：“以百分之一的增幅将功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。”

杜比在键盘上敲打，飘渺的振鸣声随即稍稍加强。他说：“百分之九十六。”

“能量达十七点四兆电子伏特。”陈蕊说。

“九十七……九十八。”

全员紧张地沉默下来，地底控制室里只听得到振鸣声，仿佛周遭的山峰正在吟唱。

“光束依然聚焦，”陈蕊说，“能量达二十二点五兆电子伏特。”

“百分之九十九。”

伊莎贝拉发出的振鸣声更高更亮了。

“等一下，”沃空斯基躬身盯着超级计算机说道，“伊莎贝拉……慢下来了。”

杜比急急转身：“硬件没问题，一定是软件发生小故障。”

“软件可没任何问题。”沃空斯基说。

“也许我们应该先暂停，”梅瑟说，“有没有发现小型黑洞生成的迹象？”

“没有，”陈蕊说，“没发现任何霍金辐射¹。”

“百分之九十九点五。”杜比说。

“我这里侦测到二十二点七兆电子伏特的粒子流。”陈蕊说。

“哪一种？”哈兹力斯问道。

“这是一种不明共振，你看。”

半圆形红色闪光一左一右出现在屏幕中央的花朵两旁，好像长着两只大耳朵的小丑。

“是非弹性散射²，”哈兹力斯说：“可能是胶子³，也可能是卡鲁查-克莱因重力子⁴出现的证据。”

“不可能，”陈蕊说，“能量还不够。”

“百分之九十九点六。”

“格雷高里，已经有一大堆状况同时出现，我们最好别再增加功率了。”梅瑟说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一种不明共振，”哈兹力斯回复正常音量，语声却仍清晰可闻，“我们已经进入未知的领域。”

“百分之九十九点七。”杜比说。他对自己一手打造的机器信心十足，必要时他可以把她调到百分之百甚至更高功率。一想到今晚的实验耗费胡佛水坝四分之一发电量，他就觉得非常刺激。正因为耗电量太大，他们只得选在用电量最低的半夜进行。

“百分之九十九点八。”

“出现强烈的不明交互作用。”梅瑟说。

“你这个贱货，怎么回事？”沃空斯基对计算机咆哮。

“大家注意，我们正接触卡鲁查-克莱因理论的多次元空间，”陈蕊说，

1. 霍金辐射：一九七四年由物理学家史蒂芬·威廉·霍金（Stephen William Hawking）提出。霍金认为黑洞并非空无一物，而是会发出一种辐射，这种辐射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离开黑洞，造成黑洞蒸发现象。

2. 非弹性散射：碰撞过程中，除了发生动能交换，粒子的数目、类型和内部状态有所改变或转化为其他粒子。

3. 胶子：把夸克凝聚在一起，使之形成质子、中子及其他强子，维持原子核的稳定。

4. 卡鲁查-克莱因理论：结合西奥多·卡鲁查（Theodore Kaluza）与奥斯卡·克莱因（Oscar Klein）两人的看法而成。这个五次元理论试图结合詹姆斯·科勒克·马克斯威尔（James Clerk Maxwell）的电磁学方程式和爱因斯坦重力方程式，也就是一个结合重力与光的五次元空间，成为超弦理论的先驱。

“太不可思议了。”

平面大屏幕上的花朵周边出现许多白色光点，看来像在下雪。

“伊莎贝拉怪怪的。”沃空斯基说。

“怎么会？”哈兹力斯站在控制室中央说道。

“有点不受控制。”

杜比翻翻白眼，沃空斯基还真会找他麻烦。他坚称：“我这边所有系统正常运行。”

沃空斯基狂敲键盘，骂一句俄国脏话，用力拍了一下屏幕。

“格雷高里，要不要降低功率？”梅瑟问道。

“再给它一分钟。”哈兹力斯说。

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。”杜比说。众人五分钟前还昏昏欲睡，现在无不张大眼睛，全身紧绷，只有杜比还一派轻松的样子。

“我赞成凯特的提议，”沃空斯基说，“我不喜欢伊莎贝拉这种运作方式，现在开始降低功率。”

“责任由我来扛，”哈兹力斯说，“目前一切还在正常范围内，每秒十兆位的数据串流使它有点消化不良，不过还可以继续。”

“消化不良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功率达到百分之一百。”杜比懒洋洋的声音里透着满足。

“能量达到二十七点一八二八兆电子伏特。”陈蕊说。

每部计算机屏幕上全是白色光点，吟唱般的振鸣仿佛自远方传来。观测仪上的花朵扭动一阵后开始胀大，中央出现一个黑点，看起来就像黑洞。

“哇！”陈蕊说，“原点所有数据都不见了。”

花朵忽明忽暗，被一条条黑影穿过。

“太疯狂了，”陈蕊说，“我没有开玩笑，数据不见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，”沃空斯基说，“数据没有消失，是粒子消失了。”

“拜托，粒子才不会消失。”

“我说真的，粒子真的消失了。”

“是不是软件出问题？”哈兹力斯问道。

“不是，”沃空斯基高声应道，“是硬件的问题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杜比低声咒骂。

“格雷高里，伊莎贝拉可能正在撕开‘膜’¹，”梅瑟说，“我真的觉得该降下来。”

1. 膜，支持膜理论的物理学家认为，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多次元空间的一个层面（膜），他们假设有九重宇宙，以多层膜的形式存在于多次元的空间里。

黑点渐渐增长、扩大，侵吞屏幕上的影像。它的边缘颤动着强烈的色彩。

“这些数字简直像是疯了，”陈蕊说，“我看到原点出现时空曲率¹，看起来像奇点²，也许我们造了一个黑洞。”

“不可能，”数学家艾伦·爱德斯坦忽然抬头说道。他一直在角落静静伏案工作，“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霍金辐射已经出现。”

“我对天发誓，”陈蕊高声说道，“我们正把时空扯出一个洞！”

在跑程序代码的计算机屏幕上，只见符号和数字如一系列特快车急速掠过。他们头顶上方的观测仪中，那朵扭动翻腾的花已经消失，只剩一片漆黑。不久，漆黑中似乎出现某种动静，如鬼影般飘忽，又像蝙蝠一样无声无息。杜比讶异地盯着它。

“该死，格雷高里，快降功率！”梅瑟喊道。

“伊莎贝拉不接受指令！”沃空斯基大叫，“我失去核心程序了！”

“先不要有任何动作，等我们找出问题再说。”哈兹力斯说。

“完啦！伊莎贝拉完了！”俄国人沃空斯基高举双手无奈地说道，然后坐回位子上，一脸嫌恶的表情。

“我的控制台上还是清一色绿灯，”杜比说，“看来是你的软件死当了。”他回头看着观测仪，漆黑的屏幕上出现一个影像，它是如此怪异而美丽，第一眼看到时简直令他无法接受。他望望左右，发现每个人都忙着想办法，没有人注意观测仪。

“唉，不好意思——有没有人知道屏幕上的影像是怎么回事？”杜比问道。

没有人回答，根本没人抬头看一下，机器的振鸣变得很奇怪，大家急着找出答案。

“我只是硬件工程师，”杜比说，“有没有哪位理论派高手知道这是什么？艾伦你看这……正不正常？”

艾伦·爱德斯坦心不在焉地抬头瞥了一眼，然后说道，“那只是一种随机数据。”

“随机？什么意思？它可是有形状的！”

“计算机已经当了，唯一的可能就是随机数据造成的。”

“我觉得根本不像，”杜比盯着它，“你看它在动，我敢说一定有什么——它看起来简直是活的，好像想钻出来。格雷高里，你有没有看到？”

1. 时空曲率，广义相对论认为，物体的“质量”不一，造成时空不均匀，进而引发时空弯曲。一般而言，物质密度大的地方，曲率也大。

2. 奇点，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黑洞的中心，它有无限强的密度、无限重的引力、无限大的时空曲率，也有人认为宇宙源自一个奇点。

哈兹力斯抬头看观测仪，一脸讶异地僵在原地。他转身说道：“陈蕊，观测仪上的影像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收到侦测器传来稳定连贯的数据，从这些数据来看，伊莎贝拉不像是当了。”

“那你认为屏幕上的影像是什么？”

陈蕊抬头一看，惊讶得张大眼睛：“天啊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它在动，”杜比说，“很像要冒出来。”

侦测器忽然大响，室内回荡着尖锐的警报声。

“陈蕊，那只是没有意义的数据，”爱德斯坦说，“计算机当了，它怎么可能有意义？”

“我不敢肯定它没有意义，”哈兹力斯盯着屏幕说道，“麦克，你认为呢？”

粒子物理学家切克奇尼着迷地看着屏幕说：“这真是毫无道理，那些颜色和形状不符合任何粒子能量、粒子电荷与粒子形态，甚至不是以原点为圆心向四周放射，看起来就像带磁电浆云¹之类的怪东西。”

“听着，”杜比说，“它在动，还想钻出来。它像是……天啊，那到底是什么？”他用力闭上眼睛，试着驱散浑身的疲惫。难不成他累得出现幻觉？也许他真的看到什么，他睁开眼睛，影像还在，而且持续扩展。

“快关掉！马上关掉伊莎贝拉！”梅瑟叫道。

密密麻麻的白色光点忽然占据整个画面，接着全部消失，屏幕只剩一片漆黑。

“搞什么鬼？”陈蕊大叫，重重敲打键盘，“输入的指令通通不见了！”

屏幕中央缓缓浮现几个字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就连高声嚷嚷的沃空斯基也忽然住嘴。所有人僵在原地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。

沃空斯基看到字便开始尖声大笑，那副歇斯底里的模样活像要跟谁拼命。

杜比的胸中燃起熊熊怒火：“王八蛋，是你干的。”

沃空斯基摇摇头，甩动油腻的发丝。

“你觉得好笑？”杜比站起身，紧握拳头问道，“你害了一部造价四百亿的设备，觉得很好笑？”

“我才没有害什么设备，”沃空斯基说着抹抹嘴巴，“你给我闭嘴。”

杜比转身面对全体：“那是谁干的？谁在恶搞伊莎贝拉？”他回头看着屏幕，暴怒地质问：“是谁把‘大家好’这三个字弄了上去？”

没有人回答，他再度对所有人说：“我会宰了那个恶搞的杂种。”

1. 电浆云，大量高速带电粒子流。